

南极

Antarctica

〔爱尔兰〕克萊爾·吉根 Claire Keegan 著

姚媛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南极

Antarctica

〔爱尔兰〕 克莱尔·吉根
姚媛译

Claire Keegan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极/[爱尔兰] 克莱尔·吉根 (Keegan, Claire) 著; 姚媛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6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3008-0

I. ①南... II. ①吉... ②姚...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爱尔兰-当代 IV. ①I 56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7897 号

原书名: Antarctica

作者: Claire keegan

Copyright © 1999 By Claire keegan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9-119 号

南极

作 者: [爱尔兰] 克莱尔·吉根

译 者: 姚 媛

策划统筹: 曹 洁

责任编辑: 曹 洁 童炜炜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字数: 121 千字

印张: 6.37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3008-0

定价: 24.00 元 (精)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晓丹 孔亚雷 叶渭渠 许金龙 陈众议
陈寿朋 陆建德 宋兆霖 余中先 邱运华
高 兴 黄 梅

献给帕德里克·希基，他将我从洪水中拯救出来
并以此纪念约翰·麦克卡伦，一位老师

致 谢

谨向大卫·马库斯、贾尔斯·戈登、玛丽·麦克凯、安娜·麦克林的泰隆·格舍里中心，以及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朋友们及教员们致以谢意。

目录

南极 / 001
冬天的气息 / 020
千万小心 / 028
燃烧的棕榈 / 045
护照汤 / 056
爱在高高的草丛 / 064
水最深的地方 / 080
跳舞课 / 088
暴风雨 / 109
唱歌的收银员 / 117
烧伤 / 125
男孩子的怪名字 / 135
有胆量的就来吧 / 143
男人和女人 / 159
姐妹 / 176

南极

每次这个婚姻幸福的女人离开家时总会想，如果和另一个男人上床，感觉会怎样。那个周末她决定试一试。那时正是十二月，她感到仿佛一道帘幔正垂下来，将即将过去的一年隔在另一边。她想要在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试一试。她知道结果会令她失望。

星期五傍晚，她乘上进城的火车，坐在头等车厢里读一本犯罪小说。小说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她已经能够预知结局。她的目光透过车窗向远处望去。黑暗中，几座亮着灯的房子，像是燃烧的光点，从她眼前闪过。她给孩子们留了一盘干酪通心面，从洗衣店拿回了丈夫的衣服。她告诉丈夫她要去采购圣诞节礼物。他没有理由不相信她。

进城后，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旅馆。她被安排住进一间白色小房间，从房间里可以看见牧师内街。那是英格兰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街边是石头砌成的房子，房顶上竖着高高的花岗岩烟囱。牧师们就住在这些房子里。那天晚上，她坐在

旅馆酒吧里，慢慢地呷着一杯放了青柠檬的龙舌兰酒，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几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读报纸，酒吧里客人不多，但她并不在乎；她需要好好睡一觉。她倒在租来的床上，沉沉地睡去，一夜无梦，醒来时教堂的钟声正在敲响。

这是星期六，她步行来到购物中心。人们拖家带口出门，推着婴儿车走在早晨的人群中，拥挤的人流通过玻璃自动门拥进购物中心。她给孩子们买了不同于往常的礼物，一些他们绝对意想不到的礼物。她给大儿子买了电动剃须刀——他就要到这个年纪了，给女儿买了一本地图册，给丈夫买了一只昂贵的金表，表面是白色的，看上去很朴素。

下午，她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穿上紫红色的短裙和高跟鞋，涂上她颜色最深的唇膏，走向城里。一间酒吧里飘出自动唱机播放的“露西的歌谣”，她被歌声吸引，走了进去。那间酒吧像是监狱的囚室改造的，窗户上装了栏杆，天花板很低，裸露着横梁。吃角子老虎机在角落里闪着光。她刚在吧台前坐下，就听见一堆硬币叮叮当当地掉进老虎机滑道里。旁边凳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他身上那件皮夹克看上去早就该捐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了。

“你好，”他说，“以前没见过你。”他面色发红，穿着一件图案艳丽的夏威夷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头发呈泥土的颜色。他的酒杯已经差不多空了。

“你喝的那是什么？”她问。

他发现他非常健谈。他向她讲述自己的生活，和在敬老院上夜班的事。他告诉她自己一个人住，是个孤儿，除了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远房表亲外没有任何亲戚。他手上没有戴戒指。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他说，“你呢？”

“我已经结婚了。”她还没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这几个字就从她嘴里溜了出来。

他大笑起来，“我们打台球吧。”

“我不会。”

“没关系，”他说，“我教你。很快，你就能让那只黑球落袋了。”他把几枚硬币放进投币口，拉了一个什么东西，一堆球哗地掉进了桌子下面的一个黑洞里。

“这种玩法叫十六彩，”他边说边在球杆顶端擦巧克粉，“你可以击打大花或小花。我来开球。”

他教她要把身体俯得很低，瞄准球，击球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主球，但是他一局也没有让她赢。进洗手间的时候，她已经醉了，醉得连卫生纸都抽不出来。她把头靠在冰凉的镜子上。她不记得自己以前醉成过这样。他们喝完酒，走出酒吧。外面的空气刺痛了她的肺。天上的云撞在了一起。她向后仰起头看云。她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令人难以置信的肆无忌惮的红色，以配合她现在的心情。

“我们走走吧，”他说，“我带你四处看看。”

她上前和他齐步走着，边走边听他的夹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领她沿着一条小路来到那座被护城河环绕的大教堂。一个老人站在主教行宫外面卖喂鸟的陈面包。他们买了一些，站在水边喂五只小天鹅，这些小天鹅的羽毛正在逐渐变成白色。几只棕色的鸭子飞过来，姿势优美地掠过水面，落在护城河上。一只黑色拉布拉多从小路上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一群鸽子呼啦一下全都飞起来，眨眼间就停在了树上。

“我感觉自己就像圣方济各^①。”她笑着说。

开始下雨了；她感到雨水打在脸上，像轻轻的电击。他们沿着原路往回走，穿过市场广场，那里的货摊上方都遮着油布。市场里什么都有的卖：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旧书和瓷盘子、又红又大的一品红、冬青花环、黄铜饰品、躺在冰块上瞪着死眼睛的新鲜的鱼。

“跟我回家吧，”他说，“我给你做饭。”

“你给我做饭？”

“你吃鱼吗？”

“我什么都吃。”她说。他看上去被逗乐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你是个任性的人。你是个任性的中产阶级妇女。”

① 圣方济各：天主教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和方济女修会创始人，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

他挑了一条看上去还是活的鲑鱼。鱼贩把鱼头砍下来，把鱼包在箔纸里。他在市场尽头开熟食店的意大利女人那里买了一小桶黑橄榄和厚厚的一块羊奶干酪。他还买了青柠檬和哥伦比亚咖啡。每走过一个货摊，他都会问她想要买点儿什么。他用钱很随性，那些纸币像旧收据似的被他胡乱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甚至在付钱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们弄平整了。回家路上他们在便利店买了两瓶意大利红勤地酒和一张彩票，她坚持为这些付了钱。

“要是中奖了我们就平分奖金，”她说，“到巴哈马去度假。”

“你可别指望。”他说。他为她打开店门，看着她先走出去。他们沿着鹅卵石路漫步，经过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正在为一个仰面坐着的男人刮胡子。街道渐渐变得狭窄曲折。他们已经远离了城市的灯光。

“你住在郊区？”她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不停地向前走。她能闻到鱼腥味儿。当他们走到一扇锻铁大门前时，他说：“往左拐。”他们穿过一道拱门，走进一条死胡同。他打开一栋公寓楼的大门，让她在前面走，一直走到顶层。

“接着走。”当她在每一层的楼梯平台上停下来时他就说。她咯咯地笑，然后接着爬，又咯咯地笑，再接着爬，一直爬到顶层停下。

门需要上油了。他把门推开时，铰链嘎吱作响。他那套公寓墙壁的颜色是灰白的，没有任何装饰，窗台上落了灰尘。一只沾满污渍的马克杯孤独地站在水槽里。一只波斯猫从起居室内的平绒沙发上跳了下来。这里看上去就像曾经有人住过而现在被弃置了似的。起居室里的印度橡树穿过地毯朝着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一块长方形的街灯灯光爬去。房间里散发着潮湿的气味。没有电话，没有照片，没有装饰品，没有圣诞树。

卫生间里有一只铸铁大浴缸，浴缸脚是蓝色钢制的。

“有浴缸。”她说。

“你想洗个澡吗？”他说，“试试吧。在浴缸里放满水，跳进去。去吧，别客气。”

她在浴缸里放满水，把水调到她所能忍受的最高温度。他走进来，脱掉上衣，背对着她站在洗手池边刮胡子。她闭上眼睛，听他涂皂沫，在洗手池边磕剃须刀，刮胡子。仿佛这一切以前就曾发生过。她认为他是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最没有威胁的一个。她捏住鼻子，滑到水下，听着头部的血管砰砰跳动的声音，血液奔涌，仿佛云雾一般笼罩了大脑。当她把头露出水面时，他正站在雾气中，微笑着把下巴上的皂沫擦干净。

“有趣么？”他说。

他给法兰绒布块打肥皂时，她站了起来。水从她的肩膀流下来，向双腿淌去。他从她的脚开始，渐渐往上，有力而缓

慢地画着圈为她擦洗。在黄色的浴室灯光里，她看上去很美。她像个孩子一样，抬起脚，抬起胳膊，转过身去，让他为她擦洗。他让她躺回水里，为她冲洗干净，然后用一条浴巾裹住她。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他说，“你需要被人照顾。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女人不需要被人照顾。待在这儿。”他走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把梳子，开始为她梳理打结的头发。“看看你，”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金发美女。你有金色的茸毛，像一只桃子。”他的指关节从她的后颈部开始，沿着脊柱，向下滑去。

他的床是黄铜的，床上铺着白色鹅绒被，枕套是黑色的。她为他解开皮带，让皮带从裤带中滑出。皮带扣落在地板上时，发出叮当的声音。她为他解开裤子。裸体的他并不好看，但他身上有某种能够给人快感的东西，某种结实而坚硬的东西。他的皮肤在发烫。

“假装你是美洲，”她说，“我是哥伦布。”

在被子下面，在他湿润的两腿之间，她探索着他赤裸的身体。他的身体充满了新奇。她的脚缠在了床单里，他把床单扔了。她在床上的力气大得令人吃惊，这力气加上她的迫切感弄伤了他。她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后扯，吸吮着他脖子上奇怪的肥皂味儿。他不停地吻她，吻了又吻。他们不必着急。他的手掌很粗糙，是工人的手。他们和自己的欲望搏

斗，和最终将他们冲走的那股力量搏斗。事后，他们点起香烟——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抽烟了，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前，她已经戒了。她伸手去拿烟灰缸时看见了放在收音机闹钟后面的猎枪弹药筒。

“这是什么？”她拿起弹药筒问。那东西拿在手里比看上去要重。

“哦，那个。那是给一个人的礼物。”

“礼物，”她说，“看来你打的不仅是台球。”她说完大笑了起来。

“到这儿来。”

她依偎在他身边，两人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像孩子一般甜美。醒来时，天黑了，肚子也饿了。

他做饭，她抱着猫坐在沙发上看一部关于南极的纪录片。大片的雪原，企鹅在零下的寒风里蹒跚地走着，库克船长扬帆起航去寻找消失的大陆，冰山。他肩膀上搭着一块茶巾，从厨房里出来，递给她一杯冰勤地酒。

“你啊，”他说，“适合做探险家。”他从沙发后面弯下身来吻她。

“需要我做什么吗？”她问。

“不用。”他说，然后又走进了厨房。

她呷着酒，感到喉咙又张开了，一股冷流滑进了胃里。她能听见他在切蔬菜，炉子上的水烧开了，在冒泡。晚饭的气味

在房间里飘散开来。茺荑，青柠檬汁，洋葱。她可以一直醉下去，她可以就像这样生活。他走出来，在餐桌上放了两套餐具，点燃一根绿色粗蜡烛，叠起纸餐巾。叠好的餐巾就像守夜的烛光下两座小小的白色金字塔。她关了电视，摸了摸猫。白色的猫毛掉在他深蓝色的睡袍上，这件睡袍她穿显得太大了。她看见对面窗户里另一家男人烧饭的烟火，但并没有想起丈夫，而她的情人也并没有提起她的家庭生活，一次都没有。

他们一边吃着希腊沙拉和烤鲑鱼，一边说话，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地狱。

还是个孩子时，有人曾经告诉她，地狱是一个人最糟糕的状态，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时我总认为地狱一定非常寒冷。在那里，你冻得半僵，却并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但也没有任何感觉，”她说，“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冰冷的太阳，还有魔鬼，在看着你。”她打了个冷战，身子发抖。她的脸红红的。她把酒杯举到唇边，仰起脖子，把酒吞了下去。她的脖子长长的，线条优美。

“要是那样的话，”他说，“我的地狱一定很荒凉，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甚至连魔鬼也没有。我一直坚信地狱里有很多人，我的朋友们都将在那儿。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振作。”他又在沙拉上撒了些胡椒粉，把面包里没烤透的面团抠出来。

“学校里的修女告诉我们，地狱是永恒的存在，”她边撕鲑鱼皮边说，“我们问她永恒是多久，她说：‘想想看世界上

所有的沙子，所有的沙滩，所有的采沙场，海底，沙漠。现在，想象所有这些沙都装在一个像巨大的煮蛋计时器一样的沙漏里。如果每年只有一粒沙漏下，那么永恒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沙从沙漏里漏下要花的时间。’想想吧！她的话吓着我们了。我们那时还很小。”

“你现在已经不相信地狱了吧？”他说。

“不相信了。你看不出来吗？要是以马内利修女现在能看见我，看见我和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上床，那会是多么大的玩笑啊！”她掰下一块鲑鱼肉，用手拿着送进嘴里。

他放下刀叉，双手交叉放在腿上，看着她。她已经吃饱了，正在摆弄着盘子里的食物。

“那么，你认为你所有的朋友也会在地狱里，”她说，“那真好。”

“按照你那位修女的定义，并不好。”

“你有很多朋友吗？我想你在工作地方会认识一些人。”

“有几个，”他说，“你呢？”

“我有两个好朋友，”她说，“两个我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的人。”

“你很幸运。”他说，然后站起身来去煮咖啡。

那天夜里，他很贪婪，好像把自己租给了她。没有什么他不愿意做的事情。